

有位留居欧洲多年的老同学来寒舍叙旧，我随意用白瓷杯沏上绿茶。没料到他将杯时一脸喜形于色，我笑道：“你有病呀，英国佬的大惊小怪！”

他由惊喜转为苦笑：“海外漂泊，天天忙忙碌碌之中喝加咖啡喝红茶用的全是轻飘的纸杯，一只沉沉的瓷杯，绝非垂手可得……”沉默之中，只见他将杯子掌心缓缓旋磨。我不知道是否该加水，也许余温犹存的空杯更耐人寻味……

区区杯子纵横着感觉的距离：纸杯对我们很多人而言可谓一种闲适与放松，那是翘着二郎腿在客机上或洋快餐店里“潇洒喝一杯”；那是在流动的街头，散装的“可口可乐”对“随身听”无声的附合——边走边喝……也许这是一个美好的差距，太多的“一次性”在夜以继日地潜伏下无数的祸根，着实令全球公认的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”理念气喘吁吁，“吃不了爬着走”……

与便捷一时的纸杯截然不同，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实为千年不朽，尽管不曾目睹此杯的芳容，都早已“酒不醉人人醉人”！于是乎《新民晚报》日日用其斟满散文小品的佳酿，成为万户千家盏下的美饮！

夜光杯是精神上的长饮，纸杯则乃偶尔的相亲，形影不离实实在在的当是陶杯、瓷杯、玻璃杯。坦言之，我真不喜欢闽南那盏盏喝茶的泥色小陶杯。它令本人一双近视眼倍感别扭，根本分不清杯中茶色的浓淡。茶汤也讲究色香味，小陶杯都以泥色的浓墨重彩与乌龙茶的金黄暗红合二而一，使注重对比的“秀色可餐”竟无地置容！窃以为这色陶杯只能与浊酒相配，一杯杯不清不楚，含混着离愁别泪直落肚底。

对比那灰头土脸的陶杯，白白胖胖的瓷杯似有一番徐娘半老的雍容华贵，难怪让英国乡绅们爱不释手。我的同学傅女士在加的夫市讲学时，市长那十分富态的夫人特意拿出一套白瓷茶具款待其品饮下午茶，实乃相得益彰。那瓷杯质地之细腻，造型之考究令傅女士赞叹不已。当她饮罢一杯立顿红茶后，才偶然发现这只“外国的月亮”下有两个鲜红的汉字——“景瓷”……

不过我更喜欢玻璃杯，它有时是一种心境的透明：那年我大学刚毕业，就被邀去华侨大学开一个讲座。是夜在阶梯大教室中春风得意口若悬河，课后仍久久亢奋不已。朋友请我消夜，小餐厅那亭亭玉立的玻璃杯让我感觉到如今：一杯彻头彻尾的透明，毫无保留地呈现出豆浆鲜浓鲜浓的原色，羞怯了烤面包上果酱的红褐。

无论是水杯、酒杯还是茶杯，玻璃杯导引着杯世界的主流。君不见，大国小国大宴小宴，宴宴俏立着腰身修长的高脚玻璃杯。它饱含着美酒佳酿，晶莹欲滴。天下的王公权贵政要商贾，无论心灵云遮雾障，也都得老老实实捧起玻璃的透明，因为它乃人心之所爱，人心之所向。

至于喝啤酒，更是离不开大口玻璃杯的助兴了：液色的金黄与泡沫的雪白在杯玻璃明净剔透的浑圆中交相辉映，无数激情的气泡雀跃欢腾……蔚为壮观。不过宽容的啤酒杯也时时典出自己肥大的腰身，提醒你我，切忌过量。

玻璃杯中酒模样再可观也断断只是茶景色的九牛一毛罢了。绿茗在纯碧透亮的境界中面对茶客，演绎着一幕又一幕复苏的春梦：有的叶圆如兰，朵朵含苞待放；有的条索紧直，针针银光闪闪；有的嫩芽尖尖如雀舌，一杯鹅黄的玲珑，满口无声的婉转……

杯拥茶而坐揽千山万水，茶临杯而活现百态千姿：峨嵋山“竹叶青”尖细如竹，青秀绵绵；湘南“牛抵茶”芽芽相碰，宛若两牛抵角；“莲心绿”碧芽中竖，叶底嫩匀成瓣；“银猴茶”银绒披身，叶弓似猴；最是那绿雾蒙蒙，白毫茫茫，“碧雪”奇观满杯中……

沸沸泉水一注，“碧螺春”摇滚出琼瑶几番：雪浪喷珠，春染杯底，绿盈晶宫。半壶清明雨露，“狮峰龙井”显豁大军冬征的威仪：一枪一旗，一旗一枪，枪枪旗旗，旗旗枪枪，傲迎漫天雪……

小小玻璃杯，茶之大舞台，演不尽茗绿风流，景色无限！茶之舞茶之事回旋于杯子透明的氛围，人之舞人之梦又何能例外？！世事沸沸扬扬，生生死死，万般搅缠，归根结底往往不过是渴望渴求一只玻璃杯般痛快快的透明罢了！